



监制刘伟强在项目初期就明确了创作方向：“我觉得每一部戏就是过一段人生，拍《四渡》，你就要真的跳进去，跟他们一起走一走，把自己投入到那段历史里。”这种“跳进去”的创作方法贯穿了影片的始终——创作者首先摒弃了“结果论”的视角——假设自己并不知晓最终的胜利结局，像亲历者一样代入激烈而复杂的战役，也带领观众回到1935年初，那个充满不确定的历史现场。

影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，覆盖32个取景地、107个场景。导演徐展雄说：“电影的每一个桥段所在的地点，我们都走了个遍。土城、青杠坡、娄山关、太平渡、二郎滩、茅台、遵义、贵阳……可以说，我们的剧本是用脚，在贵州的山山水水上面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我们认为这是对历史负责，对每一个历史的经历者负责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时段重合，复刻了当年雾锁河谷、雨浸山路、凝冻寒霜的气候环境。主创与演员也亲身体验了贵州冬日的严寒、泥泞的山路，把真实的环境感受融入表演。

“所有演员包括主创在拍摄前筹备期间，重走了四渡赤水的老路，完全复制当年在毛主席带领下整个红军队伍是怎么走这场战役的。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作为主创才能切身感受到‘化不可能为可能’，一个绝地逢生的传奇故事，怎么样可能在贵州这片土地上

用影像再现“运动战”。



发生。只有你去到当地，你才能知道，只有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才能孕育出这么一段传奇的故事。”徐展雄说。

电影里，大到战役整体氛围，小到战士衣角的泥点、脸上的风霜，都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，亲临长征战场。它用一种近乎纪实的笔触，邀请观众共赴一场91年前的远征，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，去理解那段历史的重量与抉择的艰难。

银幕再现“运动战”艺术

“四渡赤水”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“运动战”方针的经典体现。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，到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，历时3个多月，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、2个旅另10个团，俘敌3600余人。

如何将这一复杂的军事理念通过视听语言清晰、准确且富有戏剧性地呈现给观众，是《四渡》面临的最大挑战。拍摄电影前，徐展雄曾在网站上搜索战役相关情况，“结果搜出来让我大吃一惊，发现在B站上也好，在抖音上也好，有很多的普通人和UP主在用沙盘演绎的方式讲述这场战役。他们有的是讲给粉丝听，有的是讲给自己的家人听。这些讲述的视频都有成百上千万级别的流量，每一次讲述都特别燃”。

而在监制刘伟强看来，四渡赤水的精髓是一个词：灵活。

“当时红军只有3万人，被蒋介石40万大军包围在四川、贵州、云南一带，毛主席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被敌人牵着走，你以为他要往北，他偏要往西。你以为他要渡江，他就突然杀回来。到了最后敌人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一渡本要北渡长江，二渡突然间杀回贵州，攻其不备。三渡是佯攻长江，把敌人主力全部调到西边。四渡就是虚晃一枪，主力突然南下，跳出包围圈，这是在运动中调动敌人。同时，中央军和地方军阀之间又互相猜忌，被红军调动得疲于奔命。